

·革命故事集· (三)



紅色會稽

目 录

序 言	陈礼安(1)
东林烈马	杨 光(3)
“海大王”“马青天”	杨伯心(9)
特殊的客人	叶仙韵(13)
搞 枪 记	刘福根(16)
智闯“老虎关”	叶仙韵(21)
调“虎”归笼	徐敏(原文) 阿仁(整理)(24)
痛打“田胡子”	石被山(29)
赤手夺双枪	刘福根(口述) 王克仁(整理)(34)
“三小姐”重闯虎狼窝	夏 阳(37)
徐家岙突围战	邵水荣(43)
有惊无险	雷 行(46)
伏击税警团	洪 辉(48)
改造窑霸	徐 敏(52)
吴大妈智救叶瑞康	竹元政(55)
虎口余生	戴彩英(口述) 章戈(整理)(58)
身残志坚的方信秧	洪 辉(66)
夜袭龙山	宋镜人(73)
三担“石灰”	王煜昌(口述) 章 戈(整理)(76)
黎和尚独胆退敌	黎国庆(79)
“女 俘”	余一苗(81)

办在敌碉堡丛中的党训班·····	严大康(86)
孤身闯敌营·····	章可萍(89)
老人与叛徒·····	周向群 (口述) 楼春阳(整理)(93)
叶爱芬怒斥吴万玉·····	朱 潮(106)
小鸟离笼冲天飞·····	朱志豪(111)
敌司令三“请”董先生·····	杨 光(120)
真假周芝山·····	楼春阳(126)
刘熙范冒死救同志·····	刘福根(口述) 王克仁(整理)(131)
我在狱中·····	严大康(135)
死别生离长惻惻·····	田 斌 骆兆文(整理)(138)
铜佛殿缴枪·····	刘福根(143)
夏日的风波·····	徐传牐(146)
藏 枪 记·····	周希灿(148)
曹二婶与许大妈·····	楼春阳(151)
洪家洋伏击“烂浙保”·····	徐 敏(157)
脱 险 以 后·····	齐国华(原文) 董海春(改写)(160)
鏖战上王岗·····	徐 敏(163)
在联络站的日子里 ·····	
·····	丁喜娟(口述) 傅乐耘 董海春(整理)(168)
“抓”裁缝·····	赵樟照(172)
四明山上“阿庆嫂”·····	吕云萍(175)
不屈的肖东·····	寿静涛(178)
三捕汤乃仙·····	蒋谷川 赵宗岳(185)
恶霸乡长落网记·····	夏 阳(188)
里应外合打枫桥·····	吴开校(193)
夺 粮 记·····	林威宗(198)

一碗猪肉换来一营兵·····	倪焕臣(201)
解放前夕一插曲·····	裘连城(211)
奔向游击区·····	沈志生 裘香尧 沈盛根(214)
肖章在狱中·····	宋镜人 叶仙韵(219)
强盗手里夺铜锣·····	陈钦甫(222)
追击散匪·····	章 戈(226)
巧取街亭·····	吴开校(230)
解放诸暨城·····	鲍 琰(234)
死而重生记·····	傅乐耘(237)
后 记·····	(242)

序

陈礼安

绍兴市新四军研究会、中共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、绍兴市教育委员会、绍兴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编辑的《红色会稽》革命故事第三集，与广大读者见面了。选进此书的这些革命故事，既有老同志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，也有党史工作者依据近年来的征集研究成果创作的，或写人记事，或叙事说人，如实生动地记载了发生在绍兴和浙东大地上的许多次战斗。它，寄托着我们对无数革命先烈和前辈的深深的敬意。它，是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部好教材。在此，我高兴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。

绍兴，具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。在革命战争年代里，绍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进行了艰苦卓绝、百折不挠的英勇斗争。早在建党初期，就涌现了俞秀松、叶天底等革命先驱。大革命时期，我们绍兴的学运、农运、工运就轰轰烈烈，特别是以衙前为中心的萧绍农民运动，比广东海丰农民运动还早一年，规模之大震动全国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，党的队伍日益扩大，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中共浙东临委的领导中心移到绍兴地区，并在南下大军未到绍兴之前，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

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，胜利解放了诸暨和绍兴两座县城，绍兴成为浙东第一个与大军会师的“基地”。在斗争中，无数优秀儿女，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，不惜抛头颅，洒热血，谱写了一曲曲激昂的战歌。他们的光辉形象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仆后继地去奋斗。

今天，我们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。党制定了我国十年规划和“八五”计划的奋斗目标、基本指导方针，确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、任务、政策，确定了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部署、措施，为我们干好90年代的各项工.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。但是，要实现党中央提出的第二步宏伟的战略目标，还需作极大的努力。除了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，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外，还必须有一种精神。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：“光靠物质条件，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。”那么，要有一种什么精神呢！这就是贯穿全书的革命先烈们和革命前辈们为党的事业、为人民的利益，艰苦奋斗、勇敢向前、无私奉献的精神。

我们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，我们的前途无限光明。希望全市人民在革命先辈的献身精神激励下，坚信党的领导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为建成一个山青水秀、繁荣昌盛的新绍兴而努力。

东 林 烈 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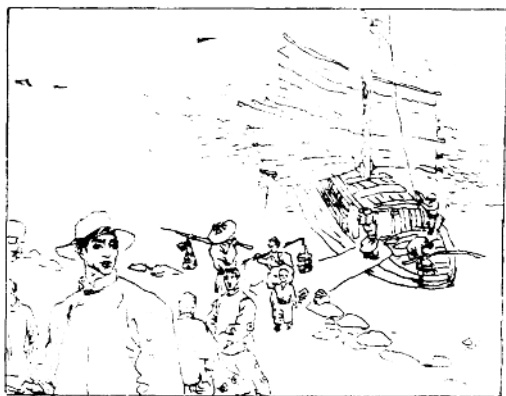
· 杨 光 ·

192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秀丽的富春江依然宁静如画，但桐庐镇的码头上却一片喧闹。一群黑乌鸦似的警察，气势汹汹如临大敌地在驱赶人群，据说，要搜捕一名从杭州乘船来的共产党人。

一声汽笛响，只见一只航船远远而来，驰过桐君山，靠上了桐庐镇码头。

“小心，来了，来了。”警察们互相提醒，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涌上码头的旅客。

在潮水般的旅客中，有一个头戴精致草帽身着长袍的潇洒青年，他不慌不忙地随着人流缓步走



上码头，向警察哨岗走来。

警察们看来人这副派头，不由自主地迟疑了一下，眼看这青年将跨过岗哨，为首的一个小头目一挥手，立即“咔嚓”一声，两把刺刀挡住了这位青年的去路：“搜查！”

这位青年也不搭话，只见他用眼角向两边一瞟，“啪”的一下，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“派司”，往前一举，慢吞吞地问道：“还要搜查吗？把你们的局长叫来！”

小头目一见这“派司”，膝盖打弯，先矮了三分，又见此人如此派头，更不敢怠慢。连忙上前“啪”地一下立正，敬了一个举手礼后，点头哈腰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局长正在办公室忙哩，您请，您请。”说罢，让开了一条路，躬身相送。

那位青年收起了“派司”，不慌不忙地走过岗哨，走出码头。这位潇洒青年，就是年轻的共产党员，中共杭州西湖区委书记马东林。

马东林此时年方 25 岁，别看他年纪轻轻，但经历非凡。1927 年蒋介石发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他被反动当局通缉搜捕，当时的报纸都登过他的照片，几个月来凭着他的机智勇敢，不但没有被敌人抓住，反而频频组织多次秘密斗争，直闹得杭州市警察局长章烈，如坐针毡。最使章烈恼火的是，这个马东林竟敢胆大包天，在他的鼻子底下组织示威游行，高呼“打倒章烈”的口号。此后，他又组建中共西湖区委，任区委书记兼武装部长，后又任中共杭州县委常委。他犹如一匹红鬃烈马，奋蹄奔驰，全无一点畏惧之色，把章烈气得暴跳如雷，发誓不抓住马东林，死不瞑目。

马东林这次以“施仁”的化名来桐庐，是为了执行一项秘密的联络任务。他一到桐庐码头，就看出情况严峻，敌人已有

准备，必须小心谨慎，见机行事。他到桐庐镇最大的一家旅馆——桐江旅馆，挑了一个临江倚街的 203 号房间住下。

再说码头上那帮黑警察，没有抓到共产党却遇到了一个国民党省党部的特派员，在这个小镇上来了这么个大人物，无疑是件大事，连忙回到局里向局长报告。桐庐警察局长一听此事吓了一跳，他没有接到上峰的命令，这特派员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他一面派人连夜火速赶往杭州报告，一面派人盯住这个特派员。

深夜，小小桐庐镇一片静寂。桐江旅馆 203 号房间亮着灯光。灯下，马东林全无睡意，正斜躺在床上，紧张思索着面临的形势和下一步的行动。突然，“嘭”的一声，门被推开，闯进一胖一瘦两个人。“谁，干什么？”马东林一跃而起，厉声问道。那两个人一见马东林立即点头哈腰，道歉地说：“哎哎，对不起！对不起，我们是杭州来的生意人，住 204 房间，走错了门，走错了门。”边说边退了出去。

事情很明白，这两个人绝不是“走错了门”，而是派来监视他的特务。敌人已经在怀疑他了，很快就会有行动，不能久留，得赶快离开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杭州警察局长章烈接到了桐庐警察局的报告，便亲自带了十几个凶悍的侦缉队员直奔桐庐。

天未亮前，杭州市警察局与桐庐警察局两股人马汇合后，立即奔向桐江旅馆。埋伏在 204 房间的两个特务赶紧迎上。哈着腰讨功似地报告说：“报告局长，我们一直盯着，人还在里面，您看……”说着打亮手电筒，从气窗上照着房间内的衣帽架，只见还挂着马东林的那顶草帽和长衫。章烈一看，心中大喜，心想：马东林今天你插翅难飞。他一挥手，立即“嘭嘭”两

声巨响，房门被踢开，一群侦缉队员蜂拥而进，几支手电筒到处乱晃，搜遍床底壁角，室内空无人影。章烈气得大骂桐庐警察局长：“饭桶，饭桶！”桐庐警察局长大骂两个特务是“脓包”。章烈强压怒火，立即命令所属：“快，快！快给我封锁一切车站码头，来一个全镇大搜捕。”

原来，就在这两个特务退出马东林房间之后，马东林就立即熄灭了灯，锁上了门，迅速从裤腰内抽出一顶破毡帽和一包油灰，化装成一个黄包车夫，趁旅馆来了些旅客的杂乱中他爬出窗口，沿墙而下，落下天井，替一位正要出门的阔小姐拎着皮箱，混出了旅馆。

马东林回到杭州后，不久又到了桐乡。由于被叛徒出卖，马东林因掩护上级派来的领导人不幸被敌人逮捕，桐乡警察局对他严刑逼供，马东林宁死不屈，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外，其余一字不吐，此事惊动了桐乡县的县太爷。

县太爷的名字很特别，他叫钱独罕，孤独的独，稀罕的罕。别看他的名字特别稀罕，倒是一个很年轻，很斯文，很有点抱负和作为的人，他读过不少书，留过洋，见过世面，接触过一些共产党人，对共产党也有他自己的见解。当他接到警察局的报告后，就决定要亲自审问马东林，他要看看这个被杭州警察局长描绘得十恶不赦，又被老百姓传说得来无影去无踪的传奇人物，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。

第二天一早，桐乡县衙戒备森严，县太爷钱独罕独坐公堂。当马东林遍体鳞伤地被带上堂时，钱独罕不禁暗暗惊叹：“好一个英雄气概的年轻人！”他按惯例问完了姓名、年龄、籍贯后，立即单刀直入地问：“马东林，你原来也是国民党员，为什么要背叛党国，加入共产党？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？”马东林

冷笑一声说：“不错，我原来的确是国民党员，还是区党部委员，可是，国民党背叛了革命，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，我这才退出国民党，加入共产党，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大众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”钱独罕听了默然无声，不再多问，只是吩咐手下，单独监禁，严加看管。说罢退堂。

再说，马东林在桐乡被捕的消息，很快传到了杭州警察局长章烈那儿。章烈立即带人连夜奔赴桐乡捉人。第二天早晨，章烈在钱独罕的陪同下亲赴监狱，打开牢门，只见狭小阴暗的一个单间牢房四壁空空，哪里还有马东林的人影？钱独罕大惊，当场将狱卒捆去审问。经查，在狱卒上厕所时翻窗越墙逃走。对于这个结论，章烈大为怀疑，但桐乡不属杭州管辖，他说要犯逃走了，你又怎么样？况且，他隐约听说过桐乡县太爷钱独罕腰缠万贯，省里市里直至南京国民政府中都有他的亲戚，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，与委员长关系甚深。这么颗大树，你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，能动得他一根毫毛吗？想到这里，章烈只得压住怒气，饮恨而归。

送走了章烈局长，钱独罕派人叫来了那个狱卒，递给他100块大洋说：“你回去吧，回家娶个媳妇，好好过日子，今天的事，就藏在你的肚子里，不要再提。”说完大喊一声：“来人，把他赶出去。”立刻，两名警察不由分说地架起那个狱卒就往外跑。

由于桐乡县太爷的帮忙相助，马东林又脱险回到了杭州。此时的杭州白色恐怖更加严重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，在杭州西湖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，杭州市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，面对这个严峻形势，中共浙江省委指示：立即惩办残害革命群众的刽子手。

马东林的主要任务是，除掉浙江省特种刑庭庭长兼省反省院院长钱西樵。但要铲除钱西樵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他出没无常，是一只非常刁滑的老狐狸。马东林经过长时间的侦察，终于摸清了钱西樵的生活规律。有一天，马东林守候在钱西樵的必经之路上。果然，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，坐着一辆人力包车迎面而来，马东林怒从心头起，举枪射击，“叭”的一声枪响，钱西樵应声而倒。马东林满以为他一定毙命，谁知子弹只穿过人力车靠背，而钱西樵应声倒地打了个翻滚，爬起来仓惶逃走了。

这一枪，非同小可，震惊了整个杭州市以至浙江全省，更震惊了杭州市警察局长章烈，他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个帮凶，此人不是别人，恰是与马东林沾亲的“娘舅”，他养父之妾的兄弟邵宝康。当即，章烈与邵宝康一拍即合。

就在这年的12月间，马东林被选为中共浙江省委候补委员。春节前夕，马东林为了等待上级的联络员，深夜潜回自己家里，被地头蛇邵宝康发觉。邵宝康立即报告了章烈，章烈亲自指挥100多名侦缉队员，立即包围了马东林的家，马东林又一次被捕，连同他的妻子李素贞和他两岁的儿子，一起被关进浙江陆军监狱。在监狱里，马东林坚贞不屈。后来，他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，以及叶天底、赵晋先等一起英勇就义。

马东林为革命光荣牺牲了，但是，在国民党陆军监狱里，却留下了他的一首小诗：“马放东林，摇尾嚼草。人囚西牢，卧薪尝胆。”一匹“东林烈马”驰骋战场的光辉英雄形象，永远留在人民心中。

「海大王」「马青天」

· 杨伯心 ·

马青，是解放战争时期会稽、金萧地区的主要领导人。为开展地下斗争的需要，曾有过不少化名、称谓。“海大王”、“马青天”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余姚 10 万盐民对马青的尊称。说起这两个称谓的来历，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。

当时，余姚有一个特区，即是拥有 10 万盐民的盐区。在这个特区内，有着一套特殊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结构，一切盐政、盐务、盐警等专政机关，统归国民党政府的两浙盐运使署管辖。这些盐区的统治者与当地的蓬长勾结起来，成为盐区的统治集团。他们贪得无厌，穷凶极恶，大发国难财，绞尽脑汁剥削着 10 万盐民，使盐民们过着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牛马不如的生活。

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这 10 万盐民如同一堆干柴，一点即燃啊！但有谁来点呢？

1938 年七八月间，马青从延安陕北公学学习结束来到余姚，进入余姚县战时政治工作队。政工队，名义上是国民党建立的抗日组织，实际上是为我党利用的救亡团体，有不少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都利用这个合法组织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。马青到余姚，正好充实了政工队中的进步力量，加之他工作积极，斗争坚决，又有在延安学到的革命理论，深得当地党组织的器重。他很快入了党，担任了中共余姚县工委委员、工运部长。

1939 年初，为适应斗争需要，余姚县政工队将原有两个

政工队区队合并为第一区队，马青当了区队长，并由他率队到姚北盐区，开展抗日宣传工作，发动盐民反对盐霸的斗争。

起初，盐民们对政工队到来，也不抱什么希望，认为他们是国民党的组织，能为群众办出什么好事来吗？可是，马青带领的政工队，就是与众不同。他们一个窝棚一个窝棚地访贫问苦，一个会议一个会议地启发教育，硬是叫盐民们自觉起来与盐霸作斗争。

长期以来，盐民们晒盐的盐板，一直要向地主盐霸租用，辛辛苦苦晒出的盐，全部要送到盐霸的仓库里，名曰“归堆”。这样一来，全部的盐被掠夺去了，盐价也由他们控制，到盐民手里的利益就可想而知了。一次，马青问一个姓张的老盐民：“请你说说，这种做法对不对？”张老汉回答：“从我会晒盐的时候起，就是这样做的。没有盐板，怎么晒盐？”马青又问：“他们不劳动，盐板哪里来？”张老汉像似有所醒悟，但一时也说不出个道道来。马青就趁热打铁，启发说：“地主盐霸靠剥削，财源像滚雪球越滚越大，不劳而获；我们盐民世代受剥削，剩下来的像麻杆被剥皮一样，光杆一条！”

不租用盐板的盐民，晒出的盐，要不堆在自家窝棚里卖不出去，要不忍辱卖给蓬长。蓬长的剥削并不比盐霸轻。明明是100斤一担的盐，称盐的人狗仗人势，往往只报90斤、80斤，有时根本就不过秤，只用竹棍在盐箩里一插，随心所欲地报出85斤、75斤，收一次10余万斤的盐，被克扣的就多达数万斤！盐民明知斤两少了，也敢怒而不敢言，因为惹恼了蓬长，他可以不给你过秤，那你只好把盐挑回去，要是遇到阵雨，淋化了盐，损失就更大了。

马青了解了这个情况后，十分同情盐民的苦楚。他召集政

工队员开会商量对策。决定从两方面着手：一面发动盐民到抗卫会办事处告蓬长的舞弊行为，进行公开揭发；一面请求办事处同意政工队监秤，不准蓬长再继续为非作歹！

一天，又到了收盐的日子。马青等政工队员分别到各个过秤点，认真监督秤手的一举一动。起先，那些秤手不敢有半点马虎，担担斤长两足，盐民们个个满意而归。



突然，有一个过秤点上“热闹”起来，马青赶忙过去看个究竟。原来有一个盐民正同一个秤手争执。这个盐民说：“我这担盐在家里秤过是140斤，怎么现在只有134斤了？”秤手反驳说：“政工队在这里，哪会错？”马青主持公道，说：“用不着争，重称！”一过秤，果真还是134斤！那秤手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怎么样，我说不会错就是不会错。”随即他嚷着要盐民把盐挑进仓。马青急忙把手一抬，说：“慢着！”他接过秤亲自过秤，边称边喊“140斤！”这时，在场围观的人一阵骚动，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着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原来，在重秤时那秤手用脚尖踹了一下盐箩，这一细小举动早被从小跟随父亲做小买卖的马青识破了。马青当场警告那个秤手：“这次饶了你，以后再有作弊，对你不客

气!”那个秤手只好认错道歉，连答“是是，好好”。

这一监秤工作，实行了一年多，盐民们得到实惠。从此马青的名字便在全盐场传扬开来，冠以一个美名“海大王！”因为当时朱之光在四明山上打游击，人称“山大王”。盐区近海，这“海大王”真是名副其实。

在盐区，盐民们除了受盐霸剥削，蓬长克扣斤两外，还有一件最大的心事，就是盐的销路问题。盐是专卖品，盐民是不能自由买卖的，卖私盐是犯法的，必须由厂商向政府纳税运到指定的外地去销售。当时，京、沪、杭地区已沦陷，沦陷区的厂商早已闭门停业。未沦陷区的厂商也因战乱交通受阻，不敢收盐区的盐了。厂商不收购盐，蓬长也不收盐，盐民们晒出的盐只好堆在茅舍窝棚里，散放在盐场边。盐变不成钱，无钱换不回粮食，盐民每天只好喝麦糊、南瓜汤。马青深知盐民的痛苦，急盐民所急，他一方面要战社团动员盐民轮流向盐场公署请愿，要他们向上级反映，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中；另一方面也向县抗卫会办事处、食盐收运处、场公署反映盐民痛苦，和他们共同商讨盐的销路。另外，又布置以盐民代表名义向浙江省政府、两浙盐运使、重庆国民政府分别打电报请愿，最后国民党当局终于取消了厂方的专卖权，把食盐收运处扩大改为运销处，由国民政府统一经营，打开了食盐收购停滞的局面。后来，马青又在党的领导下，发动了一次有万余盐民参加的请愿运动，在盐区点燃起规模更大的反盐霸的熊熊烈火。从此，党的影响扩大了，马青的声望更高了，赢得了10万盐民的热烈拥护，大家一致称誉他为“马青天！”

（根据谢廷斋、沈一民等回忆整理）

特殊的客人

叶仙韵(整理)

1940年下半年,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,白色恐怖笼罩着上虞县城,党组织不得不将一批面目“红”了的干部调走。但斗争必须坚持下去,以便保存和积蓄力量,迎接新的革命高潮。

一个初秋的傍晚,在中共上虞县工委驻地——徐家岙兰阜小学,来了位新客人。他气喘吁吁地放下肩上的行李,从衣缝里摸出一张很小很薄的组织介绍信交给县工委书记傅志评。他就是从嵊县调来上虞的新任县工委组织部长赵虞,同志们都叫他老赵。

一个外地干部要坚持斗争,先得解决吃饭、居住和职业问题。

党组织好不容易给老赵找到了一个“歇脚”之地。原来党组织在僻静的小山村里,安插了另一个外来干部当小学教师,待遇是供膳不发薪,还没有找到合适职业掩护的老赵就以“老同事”的身份与这位教师一起住上了。但吃饭立即成为老赵的大问题。在学校里老师是由学生家轮流供膳的,一个初到客乡、人生地不熟的教书先生,总不能经常带着“失业”的“老同